

# 乡村的夏夜

□陈绪伟

吹得潇洒，清风劲吹而无拘无束。一天的劳累就在这夏夜的风中消散解除，乡村的人们就这样带着丰收的希望和泥土的醉香酣然入梦。在乡村我享受到，乡村的夏夜比城里凉爽怡人。

大院坝歇凉的人很多，天一擦黑，院子里各户的孩子都抱着凉席来了。大院坝各家各户都有固定的歇凉地方，很有默契。人没来前，就有大人们在院坝两边燃起两堆艾蒿，烟雾随风四处飘散。同学说这是乡下驱蚊的土办法，人闻起来有点香气，苍蝇、蚊子就会熏倒或者被熏跑。一会儿，闲不住的娃子们一伙一伙地把“床位”选在院坝中间，大人们则一家一户地散落在边缘。娃子们打闹一阵后，就有几个男娃子们在空中翻起筋斗、打起箭脚来；几个小女娃子也扭着脚步喊着：孙悟空，翻筋斗，一头栽进大石头。话还没落地，这时就有一个男娃子翻偏了，跌了跟头，鼻子碰到了院坝边的石头上，引来女娃子一阵笑。碰痛了鼻子的娃子鼻涕一把、泪一把地跑到婆婆面前，得到了蒲扇的凉风。婆婆粗糙的手轻揉着他的鼻子，嘴里哼着：“摸摸揉揉散散，莫让婆婆看见，婆婆看了难闷的，石头娃儿打的了。好了，好了……”蒲扇、粗手与哼着的古老俗曲，把娃子的哭声逗成了嬉嬉笑声。在乡村我亲眼见到，乡村的夏夜比城里鲜活有趣。

乡村夏夜的大院子是热闹的，娃子们闹一阵，在婆婆和爹娘的蒲扇下笑着进入梦乡。大人们这才说起话来。山里的爷们有抽纸烟的，也有吸着旱烟杆儿的，鸡场、猪场、加工厂的说说得一大堆；姑娘媳妇们嘻嘻哈哈地议论，啥菜啥饭、啥工啥钱、啥人啥配生活中的唠叨事；有的爷们即兴时还会来上一声“郎在山上顶太阳，思妹在家缝衣裳……”的山歌，情动的调子荡起夜风翩翩飞舞，挑逗蛙声竞相和鸣，缭绕萤火虫布满天星。

那年乡村的夏夜凉爽、鲜活、奇幻、怡人还节能，我真感谢同学邀请带来这一夏夜的馈赠。

今年，乡下老同学又邀请我去感受新时代的乡村夏夜，我更是无比期待。

# 入夏

□陈绍新

夏季的郊外，各处都是休闲的身影。每一处风景里，似乎都有东风剪不断的簌音。携手爱人而来的情侣坐在古榕下，娓娓述说着心事；独立水畔的女孩，读着云天中自己的笑靥；垂钓清流的老者，背倚竹竿竹笠，逍遥晚年的乐趣；四五个少年光着屁股，在水一方追逐童心；太阳暖洋洋地潇洒洒着，风瘦瘦地吹拂，欲开未开的花，予人一种初恋少女的羞涩。

这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季节，踩着露珠和阳光，我来践行一位朋友的约请。一路上，鸟鸣撒下一把把晶莹的屑，虫们撒下一粒粒翡翠的音符，绿色的水声像一支笛，横在风的唇上吹。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在一个童话里徜徉，满眼的诗情画意仿佛俯身就可以拾起。成群的树，连片的草，成堆的花对着我，像好奇的孩子。也许只要你一逗，它们就会笑得前仰后合。但我们只是静静地读着，读得物我两忘，心静如水。

拐了一个又一个弯，但见“水抱孤村远，山通一径斜”。一个撑着油纸伞的少妇背上带着一个孩子，像一袭嫩雨轻湿的美人蕉缓步而来。

## 夏天，万物摇响绿色的风铃

□秋石

提着季节的音筒  
拧开夏天的开关  
一些响亮的事物，鱼贯而出

白花花阳光，磨刀霍霍  
流水的琴键跳上高音区  
旷野无际  
万物摇响绿色的风铃

牧羊人，挥一挥鞭子

驱赶着空中白色的羊群  
青蛙披一身绿斗篷  
在稻田里朗诵分蘖的诗行  
蟋蟀怀抱古筝  
萤火虫提一盏尾灯  
与闪烁的星斗，一决雌雄

如火如荼的夏天，没有人  
拒绝生命的闪电和雷声

猝不及防的家庭变故消磨了生活的激情，我一时走不出苦闷彷徨的藩篱，也就没有了茶余饭后到楼下散步的欲望。

周末的午后，女儿到同学家去玩迟迟未归，电话打不通，人也找不到，急得我在家里团团转。无奈之际，只得联系同学家长，方知几个孩子在小区广场上打羽毛球，悬着的心总算平静下来。待我在广场上见到女儿，说出我的着急与牵挂，人家只淡淡一笑，抛出一句话来：“小区里面玩，又跑不了多远，看你着急的。”孩子天真无邪，我也不多说什么，就在附近转悠。

视线离开孩子没多远，但见行道树上不知何时绽开了笑靥，火红的花儿在绿叶中闪烁。站在树旁，树比人高。树冠不是很规则，枝丫错落有致，身躯在风中摇曳，石榴花争先恐后伸直了腰肢随风起舞。压抑许久的心扉被眼前的美景所感染，勾起了久远的记忆。

初识石榴花是在一个叫屠家岭的地方。岭者，山之巔也。那里离老家有四五里地，爬一面荆棘丛生的山坡，顺着山崖穿过羊肠小道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姑妈所在的这个村子。村庄依山而建，茂林修竹环绕，鸡犬之声相闻，似有世外桃源之境。美中不足的是饮水比较困难，要到村子下面的水井挑水，坡陡路窄，费力费事

# 石榴花开

□鲁保国

不说，三伏天天往往供不应求。

石榴树就长在岭前的塄坎边儿，也许因为久经风吹雨打的缘故，树干匍匐在坎边，曲里拐弯，盘根错节，不像小区的石榴树长得周正。花儿星星点点挂在纤细的枝头，摸不着，摘不到，只能眺望。那片石榴林是我儿时的乐园，且不说那一团团鲜红的石榴花开得惊艳，就凭在树枝间爬上高低，抑或透过树叶看到不时有火车在甸河大桥飞驰而过，就给了山里孩子极大的诱惑。

成年后外出工作，见到形形色色的石榴花，邂逅形态各异的石榴果，也读到有关石榴的文字，知道了石榴花的美好寓意。只是身不由己，渐渐疏远了那片石榴林。记忆深处，儿时的欢快慢慢在岁月中被淡忘。后来，随着移民搬迁政策的实施，岭上人家整体搬迁到山下的白岭坡，就更没有机会亲近石榴花了。

那天，我陪母亲到白岭坡表舅家，母亲执意要我陪

她翻山越岭，抄近道去屠家岭看看。我知道，她不是想去已经荒无人烟的村落，而是寻找当年亲戚之间你来我往的亲情。

母亲在我前边佝偻着身子，慢慢悠悠在山林中穿梭。漫山遍野的花儿开得正艳，时不时有鸟儿在林子中鸣叫。鸟语花香，山路弯弯，母亲走一阵歇一阵，说好多年都没有走这条路了，年纪大了也走不动了。我应和着母亲，感叹岁月无情又不好说太多的话，怕勾起母亲的回忆。老房子所存不多，记忆中枝繁叶茂的石榴树羞答答地在春风中低头不语，少见往日的朝气蓬勃。母亲手扶树干，叙说亲戚互相走动的过往，感叹许多熟悉的人渐行渐远，自己也步入老年。

如今，我在城里生活，年届八旬的母亲还在乡下农村。昨晚，她还在电话里说自己闲不下来，依然如故在地里忙前忙后，反复叮嘱我要从悲伤中走出来，用心用情迎接新的生活。

石榴花的惊艳感染了我。女儿也玩疲惫了，不知何时已来到我的身边，见我望花出神，用手拉了我一把，我如梦方醒，不由得眼角泛起了泪花。

花开花落是自然规律，任凭我们怎么留恋也难以改变。人的生命也如花一般惊鸿一现。怀念如水，流淌在心，经久不息。

## 在异乡放牧月光

□李季

妈妈，你的笑容慈爱  
你的灶火温暖  
你檐下的燕子  
已经离开  
地头的稻草人  
还穿着去年的衣裳  
袖间藏着前年的雨水  
在异乡放牧月光的人  
头上飘着经年的雪

妈妈，你的笑容慈爱  
你的灶火温暖  
妈妈，他们说  
不是每个游子  
都能回到故乡  
而我的最后一首诗  
注定会在老屋完成

## 蔚蓝

□马骏斐

双臂展开  
浪花从脚下翻卷到天边  
浩瀚的天空此刻成为大海的倒影  
金枪鱼在白云间飞跃

呛过水的小海螺被夜色洗净了忧伤  
浅滩上吹起快乐的童曲  
海星一盏盏打开  
灯光照亮幽密的心底  
红珊瑚沿一条海沟的走向  
绽放亿年的芬芳

一阵风从天涯那边吹过来  
湛蓝的衣袂飞扬  
凭水而立的海神身后  
几只海豹翘首沙滩  
它们看一群海豚在波涛中出没  
看一头巨鲸把无垠之水搬上天空



奔向远方 李海波 摄

# 挖半夏

□李有逢

昨天我在锄蔬菜地杂草时，将八里草、铁蔓草、水花生、马氏菜等都毫不客气地连根挖掉。唯独遇到半夏，不但不锄，反而给它施肥、培土、浇水，精心呵护。妻子走过来不解地问：“怎么对半夏如此偏爱？”她的话击中要害，我指着半夏振振有词地回答：“是它供我完成了学业，才有后来的满意工作和退休后的幸福生活。”

我们共有六兄妹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中小学时，虽说每人每学期只有三四元学杂费，但在那个年代，不要说三元，就连几毛钱也拿不出。何况六人得二十多元。无奈之下，三个哥哥仅上到初中就被迫辍学。唯有我和弟弟想方设法凑学费，才读完高中。我们曾卖过猪毛、骨头、纸板，还采过棕树子、槐树果、蓖麻、野薄荷、羊蹄甲果、车前草，但主要还是以挖半夏为主。

半夏，天南星科药用植物，药用部位为块茎。于夏、秋两季茎叶茂盛时采收，除去外皮及须根，晒干或烘干，即为生半夏。因其毒性较大，多炮制后使用。其味辛、性温、有毒，归脾、胃、肺经。功能是燥湿化痰，和中健胃，降逆止咳，消痞散结，外用可消肿止痛。

我家住在陕南山天山下一个小村庄，家乡夏天的黄土地里到处都生长着半夏。挖半夏，要小心翼翼顺着茎秆往下挖，一旦茎秆断了，就很难挖到果子。半夏挖回家，将其粗皮剥掉，用水清洗晒干后才能出售。半夏成熟期大都在骄阳似火的伏天，酷暑天气，我常常赤着足，光着上身，暑假里整天顶着烈日挖呀挖。身上先晒得赤红、发泡、脱皮，而后变成白一块、

紫一块，最后变得乌黑发亮，人们见了就叫“黑熊”。那时，每年出售半夏六斤左右，足够一年的学杂费及书本费。

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夏季，同桌悄悄告诉我，学芋果与半夏果相似，把芋果碎片掺在半夏中可以假乱真，增加收入。放学后，我发现家门口秧田里到处都生长着芋果，顾不得吃饭就去挖。不到两小时就挖了五斤湿果。就这样，不到十天工夫，我就收获干果十多斤。周末一大早，我便把晒干的半夏片和晒干的芋果片混合在一起，高高兴兴上街去药店交售。一路上屈指盘算，果子卖了除留足学杂费外，还能买衣服和凉鞋。结果到药店收购人员说：“我们只收半夏，不收芋果，你得把芋果挑出。”眼看到手的“银子”化成了水，我当场失声痛哭。回家后，我还与同桌狠狠地打了一架。

半夏将我从小小学送到初中，直到高中毕业。高中阶段我勤奋读书，虽说只差几分被高校拒之门外，但它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。之后我参加工作，又遇到好政策，省政府在全省乡镇录转干部。实行政治、语文、数学和广播电视专业理论知识考试，我在全市那批乡镇广电专干中考试成绩名列第一，顺利通过体检政审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。而后，我又通过省委党校深造，拿到大专文凭，获记者技术职称，当地电台为我颁发了记者证，另有三家报社聘我为特约记者，广电局还调我到电视台工作。退休后，除退休金外，还有取暖费、医疗保险等，真是无忧无虑，幸福美满。

回首往事，挖半夏的经历仍在记忆中留存。我也知道，如今的这些功劳，都与半夏分不开。

# 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

□阮杰

记不清从哪位大家的文章里读到“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”这句话，初读不解，细细品读才有一些滋味，再三回味方能感到其深意。

水是生命之源，是生存之需，更加没有多余的。我童年时有一种幼稚的想法，山河这么多，河流这么多，又怎不可以尽情享受？长大才知道每条河、每块地都没有丁点多余。据说多年后，水的稀缺性胜过黄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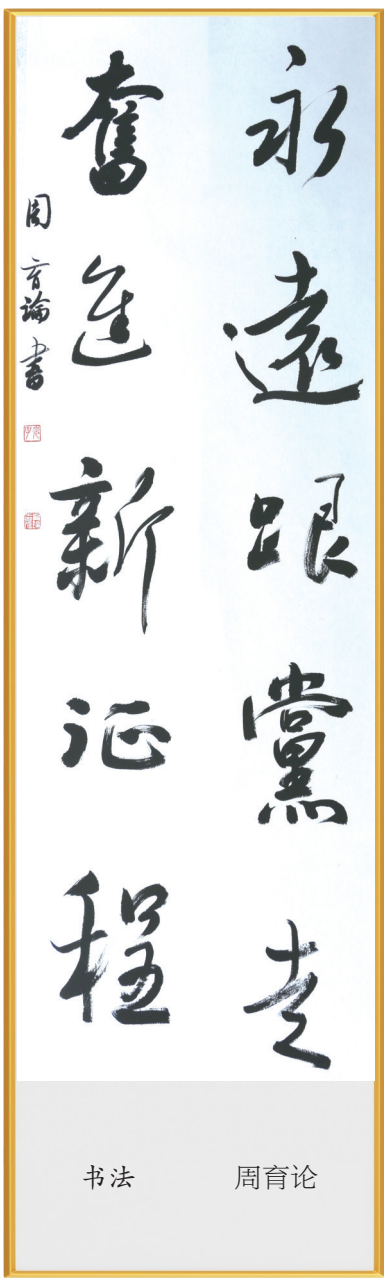
我生活在秦岭南麓腹地、被誉为“秦岭之心，绿都陕”的这方水土，算得上是好山、好水、好景的秀丽之地。为了守护一方青山绿水，为了“引汉济渭”工程，确保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地有足够的水源，宁陕人作出巨大的牺牲。当时，政府财政靠木头吃饭的“材路”断了，群众靠山林来钱的路子少了，脱贫的路子慢了，才多背了几十年贫困的包袱。自1999年开始，全县上下落实“退耕还林，封山育林”政策，改变了山村，保住了水土。森林覆盖率由90.2%提高到96%，位居全国首位。之后又拆除了20多座水电站，全面恢复了生态平衡，一批当地和外县业主虽损失巨额经济利益，为了国家，为了县域长远发展，舍私利为大局，这种精神被广大老百姓交口称赞。

有水就有生命，有水就有灵气。自然界中有各种各样的水：雨水、露水、江水、河水、湖水等，它们的晶莹剔透，有的浑浊不堪；有的缓缓流动，有的激昂澎湃；有的如小珍珠，有的浩瀚如云。它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启示，使我们的心灵也如水一般清明。

宁陕的水也是由百余条小溪汇聚形成了长安河、池河、蒲河、汶水河等主要河流。由于沿古子午棧道相同走向故统称子午河，这里的水哺育我们的祖先，养育了子孙，催生了历史文明。这里的河曾给我们带来过丰收的喜悦，也留下过痛苦的沉思。水有它的两面性，何况人呢？

遥望那向东流去的河水，人们感受到了似水流年，时光飞逝。古人对此也有感慨：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诗句中包含着前人对后人珍惜时光的期望。拥有无限机遇的我们，若不趁着这逐渐流逝的大好时光奋力一搏，又更待何时呢？俯首注视那被雨水打出小孔的石头，人们体会到了水滴穿石这种量变到质变的结果。聆听那春雨滋润万物的声音，让人们感受到了什么是生命之魂。那一丝丝轻盈的细雨犹如淘气的精灵，伴随着微风，轻轻地跳到树叶上、花丛间、泥土中，也跳到了在一旁聆听的人的心中，让人联想到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宁静和美好。雨声在喧嚣的生活中，为我们平添了一份空灵。

真水无香，即自然界中最真、最纯的水，这应该是一种无论与何种物质相合都会被污染的液体，表达以真纯为文风、以自然为作风，表现出爱美之心、求真之心、弃杂之心、思纯之心、滤己之心。老子说：“上善若水”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这里实际说的是做人的方法，即做人应如水，水滋润万物，但从不与万物争高下，这样的品格才最接近道。古人用水阐释了做人的深刻道理，不仅成为千古名句，也让世人铭记于心。



书法 周育伦